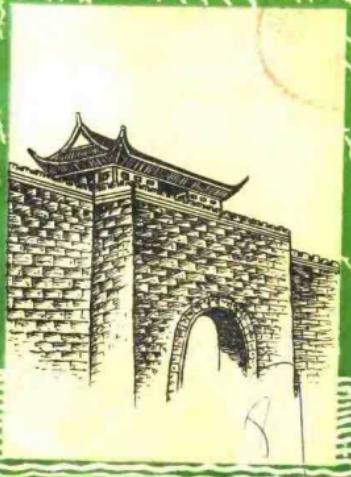


24.08 40

榕江文史資料

第三輯



政协榕江县文史研究委员会

榕江文史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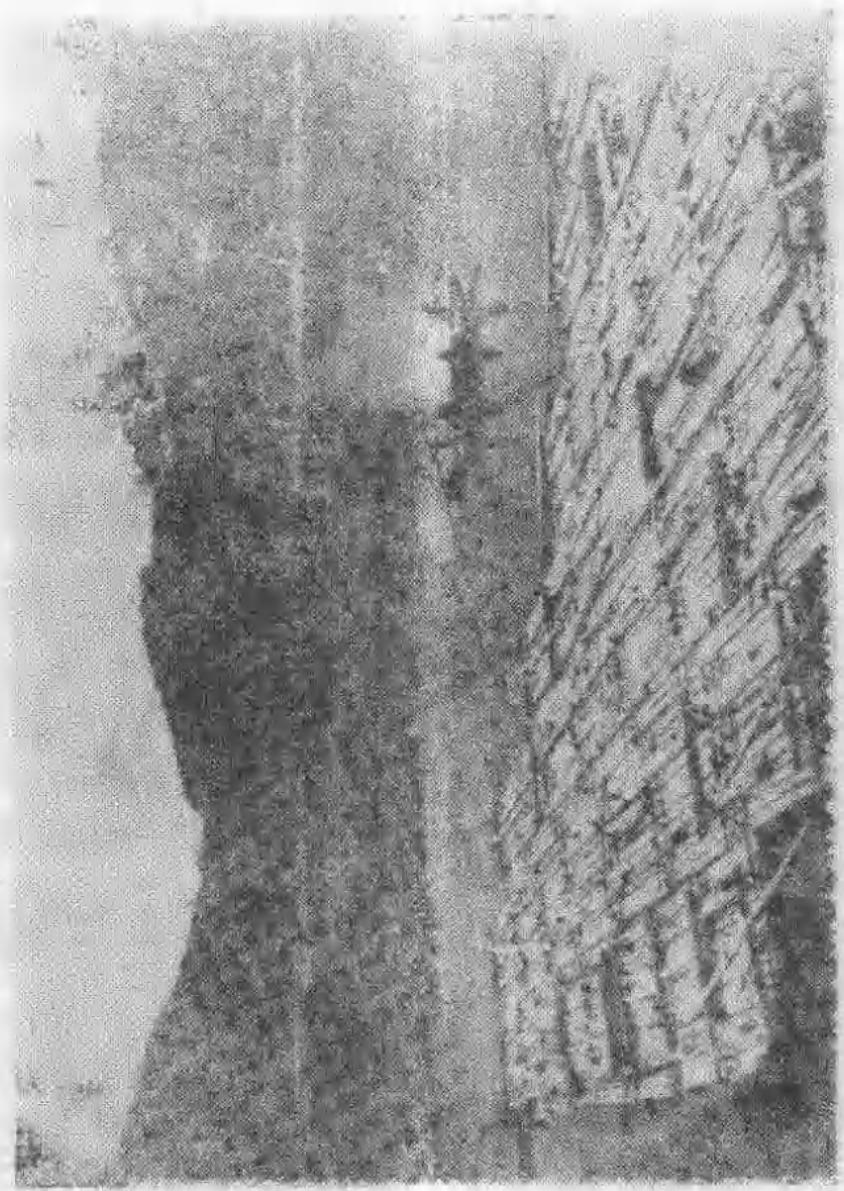
09.217/26

(第三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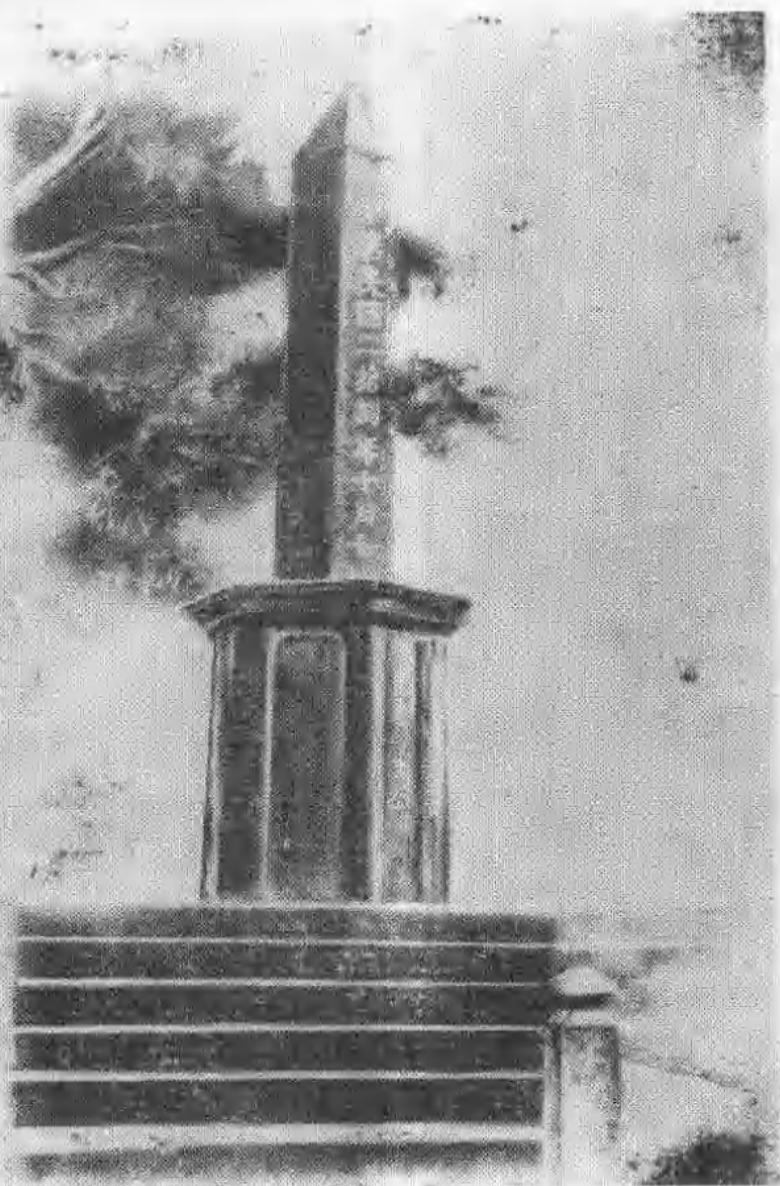


政协榕江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图为女师（师大）远在广西的木排。（摄于一九五八年）（图二）



图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摄于一九六〇年）。（图三）



图为标江八景之一：“五桂翠屏”（摄于一九六〇年）。（图四）



(内部资料)

榕江文史资料

(第三辑)

黔刊字第(D) -0496号

政协榕江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安顺市〇一一印刷厂承印

工本费2.85元

编委会名单：

吴汉祥 杨碧芽 龙见霖 彭乃胤

詹承典 易耀宗 李 仄 黄泽远

蒋仲良 左 鹏 廖成鹏 段前烈

封面题字： 蒋仲良

封面设计： 陈学桢

校 对： 彭乃胤 詹承典

榕 城 好

1 = F 2 / 4

稍 慢

清·易顺鼎词

敖克成曲

(6 5 | 6 1 | 5 6 5 3 | 2 2 3 5 | 1 - | 6 1 2 2 |

3 5 | 1 -) |

| : 6 5 | 3 - | 5. 6 | 1 6 | 5 - | 6 6 | 1 6 5 3 |

榕城好，云髻见双丫，溪女招摇

榕城好，小阁尽开扉，山路夕阳

榕城好，湖水碧如苔，菱火两三星

榕城好，倒影水楼嵌，秋浦鱼云

榕城好，冬景更留连，鹭影翩来

2 1 | 2 - | 5 - | 1 - | 3 2 3 5 | 2 - | 6. 5 | 6 3 |

因洗菜，侗娘溪女更穿花，体态也天然

行马过，水田春雨饭牛归，心向画中行

星不定，荷花八九月猪开，撑个小船

晴晒纲，春湖蚕雨暮归帆，却也似江

无雪地，鸦痕画出欲风天，人立柳边

5 - | 6.5 | 6 2 | i --- :||

斜， 体态也天 斜。

飞， 心痛画中 飞。

来， 指个 小船 来。

南， 却也似江 南，

边， 人立柳边 边。』

结束

(6 5 6 1 | 5 6 5 3 | 2 2 3 5 | 1 - |
6 1 2 2 | 3 5 1 -) ||

(选自国立贵州师范学校编《榕江乡土教材》)

目 录

榕城好	清·易顺鼎词 教克成曲 录自《榕江乡土教材》
清康熙年间高洞侗族人民起义首领点滴考证	周年荣 (1)
清滚仲苗民起义	周年荣 (6)
苗族抗清首领包利	詹承典 (11)
古州(榕江)镇台历任总兵梗概	詹承典整理 (18)
民国初年榕江团防局的产生	蒋仲良 (26)
民国时期榕江武备沿革概况	詹承典整理 (30)
记榕江人民抗日活动点滴	詹承典整理 (47)
忆榕江“战地服务团”训练班	
	曾振华 岑冠英口述 周元湘笔录 (54)
民国时期榕江的民意咨询机构	段前烈 (57)
古州(榕江)百年来通货流通概况	周元湘 (61)
清末民初时期古州市场概况	蒋仲良 左 鵬 (69)
清末民初榕江木材经营概况	
	曾振华供稿 文史办整理 (73)
榕江五省馆的修建和商会的成立	蒋仲良 (77)
对榕江大米产销的片断回忆	周元湘 (80)
忆鸦片毒品在榕经营转运的情况	
	曾振华 赵锦堂 (83)

寨蒿商场的变迁	黄 灿	(86)
平阳乡场简介	尹仕超	(89)
从斗雀场到贸易(赶集)场	杨家珠	(92)
清咸同之乱以后至民国时期古州(榕江)粮油产销概况	蒋仲良	(94)
榕江田赋粮食管理处征收粮赋的回忆	左 鹏	(101)
榕江植桑养蚕业的兴衰	蒋仲良 左 鹏	(106)
榕江清末民国时期几个小手工业概况	詹承典收集 文史办整理	(110)
榕江八蒙锑矿初期开采情况	左 鹏	(118)
晚清到民国时期榕江城关的民间消防组织	李 庚	(120)
回忆榕江城关民间的消防队	周永和口述 李少文整理	(125)
古州河堤、码头的几次修筑	蒋仲良	(128)
榕江河(古州段)改道概况	蒋仲良	(130)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四六年		
榕江的三次大水灾		
严弟开 胡英才提供	李庚整理	(132)
解放前榕江基督教会概况	郭明德提供 李 庚整理	(138)
基督教传播到乐里	吴永高	(141)
解放前榕江同善社的概况	唐建德	(143)
修筑独山飞机场榕江征派民工情况	左 鹏	(147)

清末民国榕江医药概况	蒋仲良	左 鹰	(150)
解放前榕江戏剧活动发展初探	李 夔		(154)
忆五榕山	周元湘		(165)
王家烈之妻万氏榕江遇险	詹承典整理		(168)
王岭村民抗击滇军	周元湘		(171)
忆随邹胜江攻打朗洞前后点滴			
潘子东携枪瑞里	詹承典整理		(178)
订正	文史办		(180)

清康熙年间高洞侗族人民 起义首领点滴考证

周年荣

清康熙中期，贵州黎平地方官吏贪婪枉法，差役土弁凶残肆虐，使居住在古州一带的少数民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高洞一带向为侗民聚居地。清康熙时隶属黎平府，雍正始属古州厅。此地侗胞，耕织为生，近河而居。被清统治阶级称为“峒苗”。（见《古州厅志·地理志·苗种》）

由于清地方官吏、差役土弁在高洞恣意妄为，索粮派款，草菅人命，使高洞一带侗民切齿痛恨，心中积郁着强烈的反清烈火。侗胞在金达（即金倒）、大仓、晚挂、补哄等人的组织领导下，酝酿着一场反抗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的反清抗暴斗争。

金达（？——1692），侗族，杨姓，高洞宰文寨人。（今有后代在高洞宰文寨，其坟在高洞北六华里，“岭记楼”半坡。）其生性豪爽，乐于助人，并爱打抱不平，深得高洞一带侗民爱戴。

大仓（？——1692），侗族，高洞人，姓氏待考。为人厚道，善于计谋。

晚挂，生卒年代不详，侗族，杨姓，高洞人，尚有后代于此。

补哄，生卒不详，侗族，杨姓，高洞人。今有后代在高

洞。其坟在高吊“岭透霸”半坡，位于高洞北二华里。其名“哄”，意即“哄之父”。其本名“摆”，侗民又称之为“王摆”，意即“摆大王”。补哄身材高大，长武功，善跑，勇力过人。相传有一次，补哄到高洞北五华里处的“归响共”开田，豺狗想来吃他的母牛，他拔脚就追，豺狗涉溪逃命，他却穷追上二十华里，到了黎平扒寨，捉住豺狗打死。寨人误为打死看家狗，到黎平报案。官兵至，团团围住“归响共”，要捉他治罪。补哄不慌不忙，吃饱饭，一手夹牛，一手夹妻，飞跃至背后山岭。他将开田用的“夯棍”从岭上甩到岭下一里外的便尾田坝，入土只露二寸出来。对官兵说：“哪个能用二指夹起来，我自杀算了。”官兵皆不能拔，补哄轻轻夹起，官兵惊骇，一哄逃散。于是侗民称此岭为“岭王摆”（意即“王摆岭”）。有关以“王摆”命名的，还有“迎王摆”、“傍阿王摆”（意即“王摆路”“王摆埂”）等。

康熙三十年（一六九一）十二月，黎平地方吏役为勒索高洞侗胞财物，借口曾有“天甫（地名）苗余禾，死于界上”，以人命案告至黎平府，“知府张澈移会副将侯奇，委八舟司吏目刘淳传号赵鸣玉率兵役乡寻百余入”前往高洞缉拿凶犯，“赵鸣玉者，黠卒也，数被委，自谓熟夷情，不设备，嘱兵役放枪勿实以炮子”，刘赵二人率官兵至高洞，金达、大仓、晚挂、补哄等人率众愤然与之评理，说：“人命重大，彼死两界上，何强以加我？”鸣玉自知理亏，又见侗胞人多，命官兵鸣枪威协。金达等人忍无可忍，见官兵只放空枪而无子弹，便一拥而上，“杀刘淳、鸣玉等五十余人”。然后联合附近十数寨侗民揭竿而起，暴发了高洞诸寨侗民轰

轰烈烈的反清起义。（见《古州厅志·武备志》）

义军在金达、大仓、晚挂、补哄等人的领导下，在高洞扎下营盘，垒墙筑卡，作好战斗准备。高洞寨北背后坡，今称“营盘坡”。上有三峰，如三足鼎立，中坦一坪，宽约半亩，义军于坪上建草房数间为营地。又环三峰筑路一条，今称“营盘路。”宽约三尺，以供巡哨。峰顶筑土墙，设立哨卡，以观敌情。为了蓄集军粮，义军在高洞附近山上挖黄泥洞六个，形似瓦窖，口小肚大，深丈余。今营盘坡下尚存二个，残洞深约七尺。

高洞寨西四里处有坳，名“透卡文”（侗地名，意为有门，有卡的坳。）“透眉阻”（侗地名，意为有丝栗树的坳。）二坳隔溪对峙，状若二门，义军在此筑石墙一道，南起“透卡文”山顶，下迤过溪，北上“透眉阻”岭巅，呈翘头扁担形，长二里，高六尺，厚三尺，中有枪眼（今残墙长一百一十米，高厚各一米左右）。石墙好似一条铁练，西锁通大利、苗本、嘎良（古州）之道，北堵通定弄、盘踅、寨蒿之途，可谓壁垒森严。

贵州巡抚卫既齐闻言高洞侗民造反，急令贵西道张奇抱、黔西知州黄秉中前往高洞“谕抚”，被义军拒绝，“乃会疏清剿”（见《贵州通志·武备志》）。

康熙三十一年（一六九二）春，卫既齐命“参将康长保等将兵进，三月，师抵高洞”，战幕拉开（见《古州厅志·武备志》）。

义军在金达等人的率领下，伏于寨东溪岸，堵住官军东来之路。待官军进入山口，“金达铁炮”（专为金达所用，高二十厘米，口径二点六厘米，今有一枚存县文管所）

连响三声，发出战斗信号，义军火枪齐发，官兵纷纷倒毙。义军齐声呐喊，乘势冲入敌阵，短兵相接，左砍右杀，官军败退。稍事喘息，官军兵分三路，一路从正面佯攻，以鸟枪、弓弩压住阵脚；两路从左右山梁子回，直插寨脚，截断义军后路。双方激战多时，各有伤亡，义军退入高洞寨。官军乘势冲突，攻入寨中，杀人放火，妇女儿童惨遭劫难。寨北背后坡营盘因势孤力单，随之失守。

义军退走寨西“透卡文”、“透肩阻”二坳，据石墙坚守。官军仗着人多，沿溪掩杀上来，几经激战，官兵尸横坳前，义军死伤甚众。无奈一部义军退入坳西“景卡文”山冲，被官军追上，又亡三百；另一部沿溪而上，隐入坳西北的老山箐林中。

退入老山的义军，按照大仓的安排，依险设防，巧布伏兵。老山脚下，一溪奔涌而出，于三处峭壁上跌落下来，形成三道飞瀑。第一道飞瀑，高二丈余，距高洞寨六里，称为“赧东”（侗民称瀑布为“赧”）；第二道飞瀑，高约七丈，距高洞寨八里，称为“赧风门”；第三道飞瀑，高约九丈，距高洞寨八里半，已在老山脚下，名曰“赧北”。三道飞瀑，一道比一道高险，都只有一条傍崖小路可登。义军在崖上小路转拐处设防，派兵持杆子（梭标）埋伏在山石之后，非常隐蔽。布置妥当，又派兵出山侦察敌情。

几日后，占据高洞的官兵倾巢出动。他们刚进入山口，义军就知道了消息，作好迎击准备。官兵单行鱼贯前进，行径溪边石板道时，藏于路旁山石间的义军侦探，见官兵人多来攻，即将情报从山间密林中，距报驻守“赧东”的义军。

官兵大摇大摆来到“赧东”，见无人防守，便沿着傍崖

小道，如蝼蚁牵线一般，慢慢爬上崖来。领头的官兵刚到崖上转拐处，即被岩后杆子刺中，随之翻身落入崖下水中。官兵连翻数人，方知岩后暗藏伏兵。官兵震怒，拼命冲上崖来，但都被一一翻崖下，尸填谷满，血染溪红，死伤惨重。官兵无奈，伐山通道，从对岸山崖上包抄过来，义军安然退至“报凤门。”

官军漏至“报凤门”瀑布下，一边从傍崖小道上挥刀强攻，一边伐山通道，从对岸包抄。义军早有防备，藏于林中，施用火枪，封锁对岸。激战多时，官军死伤甚众，义军亦有伤亡，急退“报北”。

“报北”地势更加高险，官兵追至崖下，见瀑布飞泻，轰然如雷，老箐密林，崖高道险，不禁毛骨悚然，鼓噪而不敢进。参将康长保分兵敷路，舍命攀登溪谷两崖山壁，沿岭脊包抄义军后路。义军据险坚守，歼敌无数，但终因寡不敌众，大部血战而死。

义军兵败，金达、大仓、晚挂、补哄等仅带士卒数人退入老山箐林之中，坚持斗争。同月“金倒（金达）等俱就擒”。尔后，金倒、大仓先死狱中，晚挂、补哄被迫投降，轰轰烈烈的高洞侗民起义失败（见《古州厅志·武备志》）。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